



# 歌诗之路

张 黎

# 歌 诗 之 路

——歌词写作技巧及其作品

张 藜

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

# 歌 诗 之 路

张 藜

•  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秦皇岛印刷二厂排版

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

•  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  $\frac{5}{8}$  字数 216,000

1984年8月北京第一版 1984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6,500册

书号 8228·072 定价 1.25元

## 《歌诗之路》序

公 木

张藜同志编选近年来所作诗文，合为一集，取名《歌诗之路》。

诗，全部是歌词，可以歌唱的诗；文，大都是应各地邀请讲学的讲稿，主要是谈自己创作体会的。

文与诗相映衬，诗是创作实践，文是理论概括，结合得很紧凑。张藜同志要我写几句话代作序言，我想，只就“歌诗”一词，发点感想吧。

一九五九年夏，我曾和张藜同志编制在一个创作组里，给歌剧《青林密信》填写歌词，一道生活了近两个月。深知张藜同志是快手，一肚子新鲜词儿，才思敏捷，很能写。当时，我也曾零零碎碎谈过，我认为诗应该分诵诗和歌诗两种。这意见很得张藜同志所首肯，好象谈到他心坎里去了。三年以后，读到他自编的第一部诗集《百灵鸟》手稿，便全部是歌诗，不少篇章早已在群众中传唱着。可以说，要做一个专职的歌词作家，亦即歌诗诗人，张藜同志是完全自觉又非常坚定的。

“歌诗之路”——又经过二十多年（多么曲折又丰富的二十年啊！）之后，张藜同志把自己的新作结集为《歌诗之路》，实在是再确当不过的了。

本来在古代，诗即是歌，歌即是诗；到后世，歌还是诗。

诗不必是歌。所谓歌，包括徒歌与乐歌。凡成歌之诗谓之歌诗，凡不歌之诗谓之诵诗。诵诗从歌诗当中分离出来，又经常补充着歌诗；歌诗在诵诗上面产生出来，又最后演变为诵诗，二者同时存在，并行发展，又互相影响，不断转化。这就是说，诗歌与音乐相结合，同时又相分离；诗歌与音乐相分离了，以后又不断相结合。结合与分离，这两种趋势，是同时存在，并行发展，又互相影响，不断转化的。这一规律，在中国诗歌历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，特别突出。问题是在我们今天应该以何者为主呢？中国现代新诗歌应该以何者为主呢？是歌诗呢，还是诵诗呢？答复可能会因人而异，这是正常的。

依我说，诗歌与音乐相分离，是基本趋势。在全部诗歌流变史中，诵诗是主流。因为只有到诗歌从音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成为语言艺术的一种独立形式，才能把语言的机能充分发挥，发挥到精熟自然，发挥到淋漓尽致。中国古典诗歌语言诗化过程，是在诵诗出现，并经过建安盛唐的高度发展，才完成的。建安、盛唐，两个高峰，主要成就都在诵诗方面。这不是偶然现象，除社会历史的根源以外，它也还是受着诗歌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的。这在我们今天，就可以推断，现代汉语的诗化，必然将是主要经过诵诗的途径来完成，也就是说，在通向诗的王国的进军中，“诵诗之路”理应是更宽阔的。

当然，却决不意味着“歌诗之路”是可以忽视的，不，“歌诗之路”也决不容忽视的。因为诗歌与音乐相结合，是另一趋势。结合，分离，再结合，再分离，分离了，又结合，循环往复，以至无穷。汉魏乐府，唐宋词，元明曲，都说明了这一点。歌诗与诵诗，二者是平行的，前者又是后者的补充。由于它声诗并蓄，与群众关系更密切，所以在全部诗歌流变史中是主

导。这在今天表现得更清楚。哪次重大的社会历史变化关头，不是广大人民的歌声打冲锋呢？《东方红》大型歌舞史诗岂不正形象的说明吗？何者为主呢？在整个诗歌历史的长河中，诵诗是主流，歌诗是主导。看来，还是实行双轨制吧，“诵诗之路”、“歌诗之路”，两者都是必行的，不可偏废。

张藜同志奋进在他所认定的“歌诗之路”上，跋涉攀登，已经三十年。这条路，上承昨日，下启明朝，并非荆棘塞途，而是阳关大道。张藜同志也不是孤军作战，而是既有先行，又有伙伴，踵随者更有人在。田汉、塞克、光未然、贺敬之……不是先行吗？乔羽、洪源、石祥、张士燮……不是伙伴吗？后来居上者，那就更不可胜数了。本来么，如果没有一个广大而又广大的队伍，怎么能踏出一条“歌诗之路”来呢？不过，张藜同志更自觉地标举出“歌诗”的旗号，更有意识地把歌词作家定性为歌诗诗人，从而不仅仅是在编写歌词，而是创作歌诗，将歌诗创作当作几乎是全部有意识的自觉的生活活动，甚至可以说，视歌诗为生命。这种执著使他有时不免泛起孤独感，而每当有所收获，便更陶醉于创造的乐趣中。去年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张藜歌诗作品专题音乐会，之后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全国有近九十家电台，连续几次播出他的专题作品音乐会。张藜歌诗已经飞越千山万水，已经遍访城市乡村。当鹤岗矿工收听到《都说他黑》的“每周一歌”：

都说他黑，  
都说他黑，  
黑得象块煤；  
这我不怪罪，  
我也没理会，

我看他很美。

就算他黑，  
就算他黑，  
黑得象块煤，  
煤却能燃烧，  
烧红我的心，  
我的心陶醉……

便纷纷写信来：“感谢作者和演唱者，惦记我们这些容易被忘记的人”，每当这等时候，——而这等时候又是几乎天天碰到，张黎同志便如同得到最高的奖赏，就象诗句所说：“烧红我的心，我的心陶醉”。

作为一个相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同志和同行，让我为张黎同志取得的丰硕成果致贺，并预祝他继续努力，不断前进，攀登明天的高峰。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写于长春吉大宿舍

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《歌诗之路》序.....公 木 | 1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|

## 论 文 选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歌诗的提起.....         | 3  |
| 关于能唱的诗.....        | 6  |
| 歌词与歌诗.....         | 15 |
| 诗歌与歌诗.....         | 21 |
| 我的想法.....          | 22 |
| 这是个“科研项目”.....     | 23 |
| 探讨歌诗创作规律.....      | 25 |
| 歌词创作的胆、识、力.....    | 33 |
| 纸上词章纸外作.....       | 36 |
| 爱谷情怀.....          | 42 |
| 新与变.....           | 48 |
| 理议三题.....          | 53 |
| “全新世界”与现实主义传统..... | 56 |
| 宝葫芦的奥秘.....        | 63 |
| 再谈照葫芦画瓢与照瓢画葫芦..... | 70 |
| 新生活与新歌诗.....       | 73 |
| 投火与偷火.....         | 76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敏锐感·····         | 78  |
| 人之常情与你独特的感受····· | 80  |
| 折光反映·····        | 86  |
| 开拓歌词题材·····      | 97  |
| 再谈开拓题材·····      | 100 |
| 歌词的音乐设计·····     | 102 |
| 词曲合作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   | 110 |
| 怎样写好一首歌词·····    | 119 |
| 诗词有别又相通·····     | 139 |
| 词要学诗·····        | 150 |
| 语言的匠心和功力·····    | 162 |
| 谈歌词朗诵·····       | 167 |
| 写词力戒平、散、长·····   | 169 |
| 志气篇·····         | 175 |

## 作 品 选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海眺·····      | 181 |
| 海琴·····      | 182 |
| 海贝·····      | 183 |
| 海之乐·····     | 184 |
| 海滨营火·····    | 185 |
| 大海的歌声·····   | 186 |
| 蓝海情涛·····    | 187 |
| 浓荫深处·····    | 188 |
| 海潮·····      | 189 |
| 森林，你微笑吧····· | 190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北国花园·····     | 191 |
| 苗圃摇篮·····     | 192 |
| 林海恋歌·····     | 193 |
| 丝绸飘带·····     | 194 |
| 春姑娘·····      | 195 |
| 荒漠里的草坪·····   | 196 |
| 叫叫·····       | 197 |
| 月亮水，月亮江·····  | 199 |
| 嫩江野味鱼米香·····  | 200 |
| 鼓浪屿之波·····    | 202 |
| 相思树叶·····     | 204 |
| 望明月·····      | 205 |
| 万花丛中的三角梅····· | 206 |
| 望海妈·····      | 207 |
| 那一刹那·····     | 208 |
| 惠安女·····      | 209 |
| 阿蒙想家·····     | 211 |
| 重阳节·····      | 212 |
| 老榕树的回想·····   | 213 |
| 海峡传情·····     | 215 |
| 甜甜的海水·····    | 216 |
| 回归雁·····      | 218 |
| 马蹄踏开心中花·····  | 219 |
| 晚霞牧归·····     | 220 |
| 我和你在一起·····   | 221 |
| 绿海玫瑰·····     | 222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百灵鸟·····       | 223 |
| 美丽富饶的大布苏湖····· | 224 |
| 蹦啊跳的幸福河·····   | 225 |
| 大地的喜报·····     | 226 |
| 欢笑·····        | 227 |
| 萍水相逢·····      | 228 |
| 要看玫瑰登石崖·····   | 229 |
| 小溪·····        | 230 |
| 月牙·····        | 231 |
| 落叶在笑·····      | 233 |
| 春风习习春光暖·····   | 234 |
| 风儿轻轻柳丝柔·····   | 235 |
| 在云端·····       | 236 |
| 魂牵梦绕的祖国·····   | 237 |
| 当我踏上异国土地·····  | 238 |
| 丹顶鹤的故乡·····    | 239 |
| 祖国·····        | 240 |
| 祖国之爱·····      | 241 |
| 人生之路·····      | 242 |
| 我登上南岳之巅·····   | 243 |
| 湘江水·····       | 244 |
| 百叶窗·····       | 245 |
| 列车窗口·····      | 246 |
| 我寻找你，陶然亭·····  | 247 |
| 想桂林·····       | 248 |
| 木楼晚风·····      | 249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心中盛开的雪莲花····· | 251 |
| 孔雀开屏呀罗·····    | 252 |
| 翠湖，昆明的眼睛·····  | 254 |
| 我的家在西双版纳·····  | 255 |
| 荷包丢给谁·····     | 256 |
| 撒尼的戒指·····     | 257 |
| 龙门宴·····       | 259 |
| 祖国的石头我都爱·····  | 260 |
| 扯片树叶吹口弦·····   | 262 |
| 滇池美·····       | 263 |
| 耍山谣·····       | 264 |
| 小河，你追求什么·····  | 265 |
| 向幸福远航·····     | 266 |
| 美妙的歌声·····     | 267 |
| 小鸟·····        | 269 |
| 清晨与深夜·····     | 270 |
| 人生不是一杯酒·····   | 271 |
| 不眠之夜·····      | 272 |
| 快来吧！朋友·····    | 273 |
| 运动员的摇篮·····    | 274 |
| 乒乓乒乓·····      | 275 |
| 烈士情怀·····      | 276 |
| 红星赞·····       | 280 |
| 红毯·····        | 281 |
| 山城细雨听清音·····   | 283 |
| 雁翎·····        | 284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老改行.....      | 285 |
| 快活的买牛郎.....   | 286 |
| 都说他黑.....     | 288 |
| 采油树.....      | 289 |
| 快把心儿留在这里..... | 290 |
| 常思念.....      | 291 |
| 为啥不爱你.....    | 292 |
| 秋水之波.....     | 293 |
| 盼望.....       | 294 |
| 欢乐颂.....      | 295 |

# 论 文 选



## 歌诗的提起

俗话说：“卖啥招呼啥”，我们既然有志趣从事歌词创作，就应该把这当作事业来干，不断地开展这方面的学术研究。

首先，我们应当注意一个现象，这就是：目前在全国歌词界，有不少同志，把歌词称作“能唱的诗”，或称作“歌诗”。歌诗的提起，依我看，并不意味着要把大家叫惯了的歌词的名称，改名换姓；不是的，人们要这样称呼它，目的是挖掘歌词创作的特质，进而开辟一条歌词研究的渠道。细细揣摩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。

我国的诗，从诞生那天起，就和音乐相伴随。从“哼唷派”开始，音乐就是诗的翅膀。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，直至后代的诗、词、元曲小令，都以能唱的特点传诵于人民之口。

歌诗后来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和时代相融合，和群众相依托，和民族传统相照应，一点点，一天天地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。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（这个时期可以追溯到我国的政治生活，被“左”的倾向干扰之日始），特别是十年动乱时，歌词艺术才被染污，使它贴上不少令人不喜欢的标签。一度提起歌词来，不少同志就认定它只是几句干巴巴的口号凑成，其实，这真是莫大的冤屈和误会。

人民需要歌声，于是才有一支从未经专门培养的歌词作者，象野草山花一样成长起来！在全国除专门在各个文艺团体



从事歌词创作的同志组成专业队伍之外，更有众多活跃在群众业余文化战线的同志，酷爱歌词创作。他们需要知识，他们渴望提高，他们极想探求歌词创作的规律。

由于歌词这种兼音乐与文学之长的，特别是兼声乐艺术和诗的美之长的音乐文学样式，称其为歌诗，就带有正本清源，开风引路之新意了。

所以称其为“歌诗”，则指歌词这一依附于音乐的文学部分，要保持它独立存在于诗歌之林的位置。它是音乐的文学部分，它又有文学的音乐属性。它的文学性则侧重于吸取诗的特质，它的音乐性则侧重于熔铸音乐的声乐职能；

所以称其为“歌诗”，它具有歌的美与诗的情。当它依附于歌而传诵于人民之口，它能借歌把诗的内涵挖掘得淋漓尽致；当它离开歌飞驰，它又具有诗的独立存在的价值，使人读起来，也能分享诗美之乐；

所以称其为“歌诗”，能敦促作者在写每一首歌词时，务必注意提炼生活的音乐美和诗情画意。虽然歌诗永远不该脱离政治，但，这种“永不脱离”，绝不意味着再去用缺乏文学与音乐之美感的图解性文字，去拙嘴笨舌地解释些什么；倒应该去通过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形象化的语言，描述什么，塑造什么，感动什么，真正做到歌诗确实不失艺术珍品的本色；

所以称其为“歌诗”，它告诫我们青年作者，除应有文学各类体裁（诸如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杂文、说唱文学、口头民间文学乃至戏剧文学……）的常识知识外，特别侧重于熟悉音乐，尤其是声乐知识，侧重于熟悉诗的特点，使歌与诗的美都能融汇贯通于歌词之中。这样，写出来的一首歌词虽然是短短十几句，多则二十几句，作者的装备却比写出的量，多到不知